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代史资料

知识产权出版社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1958年 第4期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和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10

(近代史资料. 第二十一册)

ISBN 7-80198-588-5

I .近... II .中...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2751 号

近代史资料 第二十一册 Jindaishi Ziliao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责任编辑: 范红延 兰 涛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nipr.com>

邮 箱: zscq-bjb@126.com

电 话: 82000860 转 8324

传 真: 010-82000890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4.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130 千字

定 价: 4000.00 元 (共 100 册)

ISBN 7-80198-588-5/K · 00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近代史资料》丛书出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创刊于 1954 年，至今已出版 114 期，现知识产权出版社将本刊自创刊号至 100 期结集重印出版，实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办了一件很有学术价值的大好事。

《近代史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刊物之一。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本所成立之初，范文澜所长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组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同时，于 1954 年在本所成立以荣孟源同志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郭沫若院长亲自题写了刊名。

《近代史资料》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唯一专门刊载中国近现代史文献资料的期刊，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和推动其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一定声誉。但它曾两度停刊和复刊，且由定期改为不定期，致使一般读者和科研单位，很难将已出各期搜集齐全，今百期结集重印出版，实有必要。

近代史研究所历来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以此推动学科建设和发展，特别是范文澜、刘大年、黎澍、李新等前辈史学家，对此备加关注。《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就是在范老直接关心指导下成立的。

自创刊以来，《近代史资料》陆续刊出 1840 至 1949 年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俗风情、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史料，其中有档案、函电、日记、

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调查报告、照片、拓片等原始资料，还有年表、统计表及资料考证著作，以及外文相关资料的译文。《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从创立至今，以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资料为主旨，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仅是该室任务之一。很多列为国家、院、所重点项目的大型资料丛刊、资料集，都是历届所领导提出课题任务，《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牵头承担，并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完成的。这类专题资料集均先后多次获得国家和社会科学院的图书奖、优秀科研成果奖及省部级奖项。所以说在此五十多年间，本室共编辑出版了约 1.1 亿字的史料书刊，这包括期刊、专刊、大型丛刊、汇编、资料集等数十种，其中如《近代稗海》、《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等大型史料集，所收入的多为稿本、孤本、珍本和中外文档案文献资料，深受学界、学者的关注和好评，成为学者和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用书。

然而，因为这些史料书均出版于多年前，坊间早已很难寻觅到它们的踪影了。作为几十年从事近现代史料编辑工作的老编辑，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丛刊或资料集也能有重印和再版的机会，若有可能再版，实乃嘉惠学林之善举，功德无量。

章伯锋

写于 2006 年 11 月 10 日

編者的話

本期發表的資料，屬於鴉片戰爭的一篇，辛亥革命的三篇。

《英國鴉片販子策劃鴉片戰爭的幕後活動》一稿，系從英國現存檔案中選譯出來的，內中只有少數幾件是根據公開出版物所載的文件。這些資料揭露了英國侵略者如何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內幕，也可以看出以巴麥尊為首的英國大資產階級，形形色色，都早已預謀了血腥的戰爭。自從1839年林則徐決心禁煙，一羣鴉片販子便認為向中國挑釁的時機已到，從此加緊活動，煽起戰爭。檔案中1839年4月3日《義律致巴麥尊函件》就代表鴉片販子的意圖，建議英政府“立刻用武力佔領舟山島，嚴密封鎖廣州、寧波兩港，以及從海口直到運河口的揚子江江面”，並提出“經過白河口向朝廷致送通牒”以壓迫清廷，達到懲辦林鄧、割地賠款的目的。其後威廉查甸、拉本德、斯密斯、克勞復等接連上書巴麥尊，提出了更為具體的侵略計劃，凡對中國進攻策略、軍艦種數、水手數目、五口通商的要求等等，在1839年是早經籌劃，已達到成熟階段。英國統治者就是根據這一羣鴉片販子的獻策，而草擬了侵略中國的藍圖，因而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

英國資本主義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正處於迅速發展時期，對外瘋狂的進行掠奪，地大物博的中國，正是它的對象之一。

鴉片戰爭就是英國對外掠奪政策的必然結果，而鴉片販子正是戰爭的推動者，這是歷史事實。因此鴉片戰爭是英國侵略，中國人民反侵略的戰爭，不容任何懷疑。帝國主義的歷史書中為了掩飾侵略的本質，說什麼“鴉片不過是一個偶然事件”（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譯本頁285），說什麼鴉片戰爭的原因是“東方不問在外交或商務方面都拒絕以平等條件對待西方，而西方却堅持有权要受到這樣的待遇。”（卜芳濟：《中國史綱要》頁134）這樣說來，彷彿是英國為了爭取“平等”才發動戰爭。中國的買辦洋奴也附和這種胡說，如蔣匪廷黻在一本叫《中國近代史》的小冊子中，就露骨的宣揚這種謬論，顛倒黑白說“英國在廣州受了多少年的壓迫，無法出氣”。這羣傢伙

們，到底做賊心虛，不敢公开原始材料，即使公布一点，也要刪节歪曲。本刊發表的这批档案，証据确鑿，对一切歪曲历史真相的謬論，正可加以駁斥，也对研究鴉片战争史者提供了新的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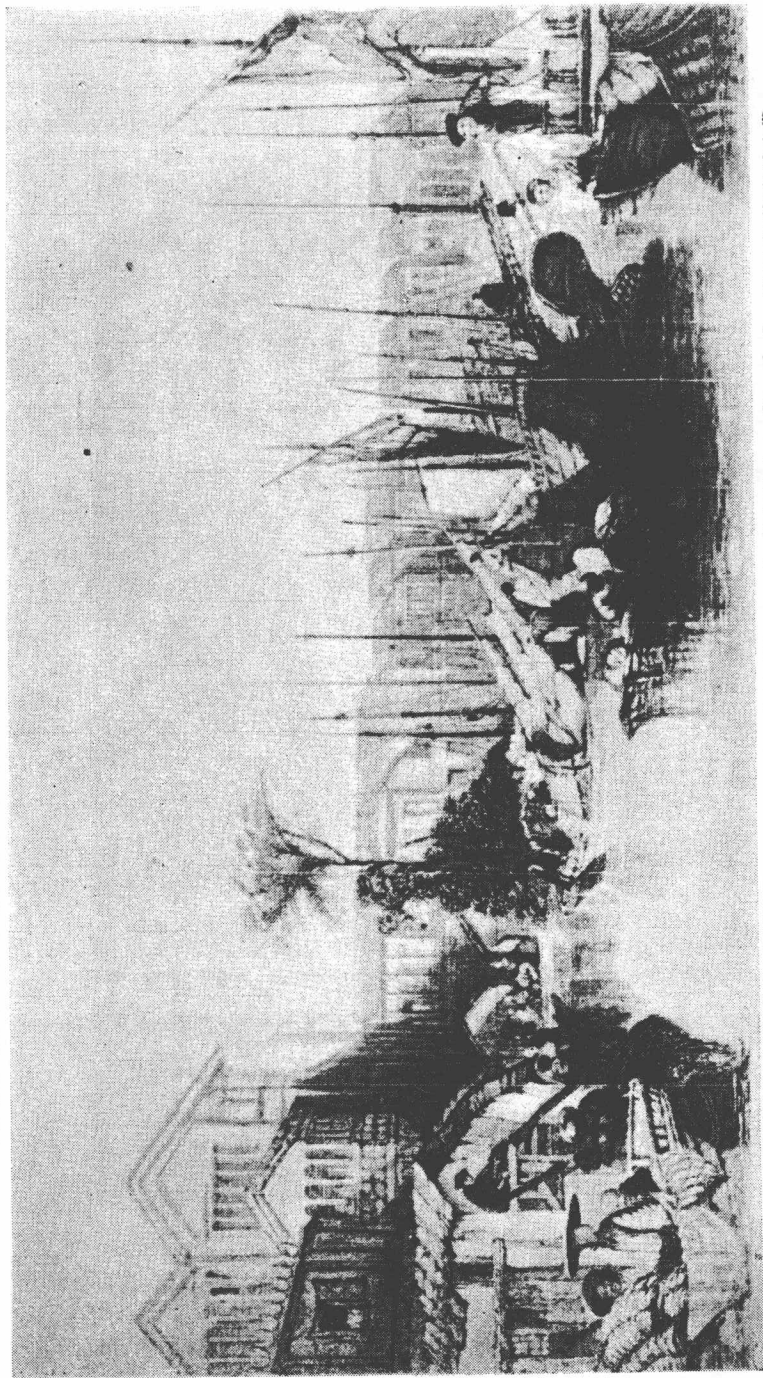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叙述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活动，这些資料反映了革命党人与广西官僚士紳的妥协关系，广西在湖南和云南起义的影响下，始由諮議局宣布与清廷脱离关系，由于革命不徹底，不过是旧官僚剪掉辮子，巡撫改称都督，布政使改称副都督而已。陆荣廷也由清提督一变而为民国副都督，他拥有地方武力，排斥革命，民軍不得不以“北伐”为名撤出广西，从此陆荣廷逐渐取得了兩广軍閥头子的地位，这也是辛亥革命中的一个类型。

本刊于1956年1期曾刊登《山东假独立資料》，揭露了袁世凱、孙宝琦等破坏革命的罪行；于1957年4期又刊登《辛亥光复蓬萊記事》，介紹蓬萊起义的始末；本期又發表《張广建电稿》和《辛亥光复蓬萊記事补正》兩文，繼續前二篇，可做山东辛亥革命的补充資料。

本刊徵求下列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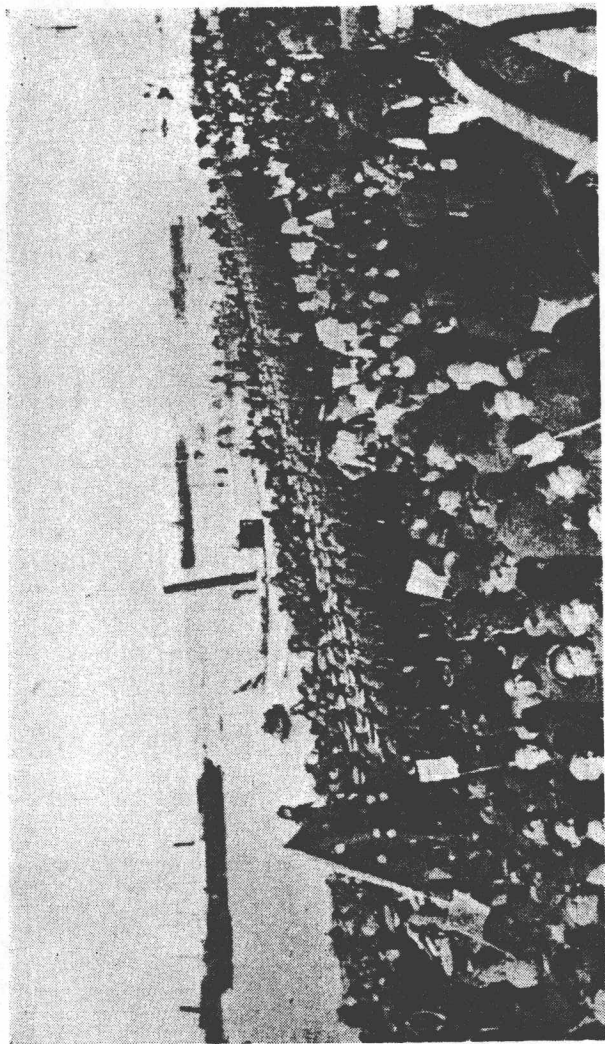
1. 辛亥革命到1949年，各种革命的报纸杂志。
2. 有关“五四运动”的原始文件、回忆录及書刊。
3. 有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各时期的革命文献（包括档案、回忆录、調查記、人物傳記等）。
4. 有关北洋軍閥、国民党新軍閥的派系斗争及其与帝国主义勾結的各种資料。

英国在广州设立的贩卖鴉片机关——东印度公司



採自 China, Its Scenery, Architecture, Social Habits, & C. Illustrated (倫敦 Fisher, Son, & Co. 1843 年出版)第 1 卷
第 70 頁附圖, 書中說明左邊為法國和西班牙的商館; 中間為英國、丹麥、美國、奧國的商館; 右邊為東印度公司。

辛亥革命北伐軍在煙台登岸



採自《大革命寫真》第十一集

目 录

編者的話.....	(I)
英国鴉片販子策划鴉片战争的幕后活动.....	严中平輯譯 (1)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	耿 毅述 (89)
張广建电稿.....	苏蕙輯 (107)
«辛亥光复蓬萊記事» 补正.....	陈修夫 (133)

圖 片

英国在广州設立的販賣鴉片机关——东印度公司

辛亥革命北伐軍在煙台登岸

英国鴉片販子策划鴉片战争的幕后活动

严中平輯譯

輯譯說明

下面輯录一些有关鴉片战争的资料。主要的资料来源有如下几种：

一、劍橋大學圖書館藏怡和洋行檔案 这里所輯的怡和文件，原件都是散叶的，按信件的性质、發信地址和發信年代分类裝在紙盒里，所以有“私人通信”“火奴魯魯——倫敦”盒，“倫敦通信”，“1836—1844 年”盒等等。

二、倫敦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藏英国外交部檔案 这里所选文件的分类号碼 F. O. 17，意指外交部檔案第十七类，是有关中英关系的一类，包括外交部和英国其他政府机构之間、和英国駐華使节之間、和各种工商团体或私人之間的一切往来文件。这些文件的原件已裝訂成册，按時間先后排列，如 F. O. 17/31，意即第十七类的第 31 卷。

三、不列顛博物院手稿部藏私人文件 这里选用了布勞頓 勳爵 通信文件中的几封通信，發信人奧克蘭勳爵当时任印度总督，收信人霍布浩斯爵士当时任印度事务大臣。霍布浩斯后来封为布勞頓男爵，所以他的通信文件称为布勞頓勳爵通信文件。

四、公开出版物 有几个文件是从公开出版品上轉录来的，但出版品也是从档案上录来的，它們的真实性絕無疑問。

个别的外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曾經分別利用过怡和 与外交部 档案的某些部份。但是他們唯恐暴露历史真相，对于这里所录的文件，不是故意隱秘，就是断章取义，極力歪曲。如今我們不厭其煩地把它全文發表出来，揭露英国侵略者發动第一次鴉片战争的內幕，不管怎样狡猾的敌人，对于这样自己招認的供詞，总是没法抵賴的。

文件的次序是按倫敦的發出日期和收到日期編排的，这样就能反映以倫敦外交部为中心的活动情况。我們所选的第一个文件是 1839 年 8 月 5 日到达外交部的那封义律致巴麦尊的报告。这是关于林則徐通令 鴉片販子 限期繳烟的最早一次报告。就在这同一天，广州的鴉片販子也把这个消息傳到了倫敦。所以，只隔一天，倫敦和鴉片利益有关的那些下院議員、銀行家、商人、鴉片走私船

的退休船長等等便策劃于密室，積極進行掀動戰爭的幕後活動了。

從1839年8月7日到同年9月底，是倫敦鴉片販子們策劃侵略戰爭的第一階段，活動的中心目標是挑起戰爭，其結果就是10月1日那次內閣會議的決定——發動侵略戰爭。這個決定，經巴麥尊於10月18日以第15號秘密訓令通知了義律，指示義律早作戰爭準備。

10月這一個月，是倫敦鴉片販子們策劃侵略戰爭的第二階段，活動的中心目標是侵略戰爭的政略和戰略方案，其結果，集中表現在11月2日拉本德、斯密斯、克勞復三人致巴麥尊的私人信件上。隔了一天，即11月4日，巴麥尊便根據這封信上所說的方案草成第16號秘密訓令，送交義律。不過在計劃中，遠征軍是要到1840年4月才集中新嘉坡的，所以第16號訓令還不會指示更詳細的行動步驟。到了1840年2月20日，巴麥尊才把全盤計劃，告知兩個全權代表——義律和懿律。至此，鴉片販子們的幕後策劃便具體化為英國對華進行侵略戰爭的行動綱領了。

巴麥尊對華政策的這個醜惡的根源，可用1840年1月28日倫敦的印度與中國協會委員會提交全體大會的報告書和1842年4月28日巴麥尊致斯密斯的私人信件證明，毫無疑問。在國際戰爭史上，我們還很少看到一個國家的外交大臣根據這樣醜惡人物的情報、意圖來決定對外和戰大計的；揭露戰爭起源的文獻，也很少能有這樣豐富的秘密文件，可以說明得這樣確切的。

美國派到中國海關上進行過多年侵略活動的馬士(H. B. Morse)，早就見到過巴麥尊1840年2月20日的訓令了。他把這一天巴麥尊的第一號訓令作了一些不很重要的刪節，收為他《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的附錄二，把這號訓令的第二號附件，即巴麥尊致大清皇帝欽命大臣書收為附錄一，而把這號訓令的第一號附件，即巴麥尊致英國海軍部公函，和第三號附件，即條約草案，却故意略去不錄。關於馬士收录的前兩個文件，讀者可查中譯本《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馬士故意略去的後兩個文件，今全文譯載于后。

這裡應該附帶說明，鴉片販子們醞釀侵略戰爭的計劃，蓄謀已久。1832年他們並曾為了這個目的，特派胡夏米(H. H. Lindsay)和郭士力(K. Gützlaff)乘阿美斯特號(Amherst)對中國沿海情況作了一次偵察，這就是清政府文件上所說的胡夏米船事件。從此以後，在鴉片販子中間，不斷地根據多年的偵察結果和胡夏米所得的情報，醞釀侵略戰爭的具體步驟，甚至連需要多少兵力，應用何種艦只，也都計劃到了。在短短的兩三年內，他們已作出一份相當成熟的方案，於1835年7月24日由胡夏米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向巴麥尊獻策。可以設想，從1839年8月7日倫敦那羣幕後策動者第一次會見巴麥尊的時候起，一系列陰謀

活动中，这羣陰謀家，所献的計策也無非和胡夏米献策类似的内容。在这期間，进行幕后活动的活躍人物，虽有斯密斯、拉本德、克劳复等等十来个，但幕后的幕后，实以大鴉片販子威廉·查甸为核心。当时查甸之为鴉片販子，就在倫敦也已臭名昭彰，所以他是不便多出面的。他的情报、要求、作战方案等等常通过斯密斯、拉本德、克劳复傳到外交部。这一点，我們也是有直接証件可查的，那就是1839年10月26、27兩日威廉·查甸致巴麦尊的私人信件。不过11月2日拉本德、斯密斯和克劳复三人致巴麦尊的信件說得更加明确系統罢了。

我們輯录的这些文件，足够說明第一次鴉片战争是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掀动起来的。簡單說，基本上就是鴉片販子为了强迫中国接受鴉片毒藥掀起的。特别是印度总督奧克蘭写給印度事务大臣霍布浩斯的那几封信，充分表达了当时英国侵略者对鴉片問題的卑污意圖。当然，英国资产阶级的其他人物，特别是棉、毛紡織资本家也是积极进行策划活动的。这一方面，齐思和等所編《鴉片战争》第二册已譯載了一些文件，我們也已另編一些資料，發表在《經濟研究》1955年第一期上。这里需要补充說明的是，所謂紡織资本家常常也就是鴉片販子，而归根結底，英国一切对中、印貿易有利害关系的人物，不論他們是否直接从事鴉片走私，他們的利益都是和鴉片走私分不开的。这一点，只消分析当时中、英、印三角貿易的情况就很明白了。

除上述問題外，有兩個文件，特別值得提請讀者注意。一是1839年5月30日义律从澳門發給外交次官拔克浩斯的报告。这个报告承認5月24日怡和洋行鴉片走私船赫鳩里号在司令官巴里的指揮之下，曾經开炮轟击清政府水師船艦，並命中一艘水師船；而巴里却正是由义律任命去指揮全部走私船队的一个官員。这就是說，早在5月24日，那羣侵略者就已經在英国官員的指揮之下公开挑衅了。当时义律还没有得到大队英軍的支援，所以，沒有繼續进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动。关于这次罪行，义律这个怯弱的窃賊对清軍不敢直認不諱，提出什么庆祝女王生日作詭辯；对巴麦尊，也不敢直言無隱，却違反常規，向外交次官拔克浩斯做了报告。

另一文件是亞当·艾姆斯里1839年9月3日至6日的日記。这份日記生动地描述了几几天英軍在义律指揮之下首先向九龙清軍开炮挑衅的經過。就連这个傢伙也不得不承認清軍“打得頑强而相当准确”，而侵略者則吓得“癱瘓了”，“說不出話来”！可見九龍之役，清軍是很英勇的。

以上兩個文件足够証明鴉片战争的炮火首先是由英国侵略者揭幕的，战争的罪責当然必須由英国侵略者去負担。

*

*

*

列宁教导我們研究国际战争史的正确道路，不在分析战争的外交史，而在对交战国“統治階級所处客观地位的分析”。（《帝国主义論》，法德文版序言）本着这个原則，我們为了揭露英国資產階級發動鴉片战争的階級本質，就應該分析產業革命以来英国統治階級的政治經濟地位和他們对中国与印度的經濟联系。我們这里所提供的資料，没有企圖对这种“客观地位”作全面的介紹。不过，这里所出現的人物，是可以当作处于英国資產階級“客观地位”上的、集中的、代表人物来看待的。为了帮助讀者更易掌握这些人物的階級本質，我們再选出几个角色，根据手头資料，簡略介紹如下：

（一）巴麥尊 巴麥尊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 1784—1865），一个爱尔兰貴族。在爱尔兰拥有大地产，可是同时在威尔士（Wales）和孔威尔（Cornwall）也投資于工矿產業^①，在倫敦又从事股票投机，可以說，是一个資產階級化土地貴族的典型人物。

从1807年到1865年这五十八年間，巴麥尊先后做过海軍部委員、軍政大臣、內政大臣、外交大臣和首相，几乎毫不間断地掌握政权，成为英国資產階級宦海里的一个不倒翁。这期間，英国統治階級內部的势力对比，有过鉅大的变动，巴麥尊官运亨通，当然不是沒有理由的。原来在1807年至1828年間，巴麥尊一直投靠托利党，並当了近十年的軍政大臣，到了选举改革法前夜的1830年，他看到新兴的“工厂貴族”（馬克思語）和忿怒的中等階級与工人階級来势兇猛，以土地貴族为中心的托利党，前途暗淡，于是便使出股票投机家的看家本領，断然急轉，叛入輝格党。

巴麥尊一經叛入輝格党，立刻就成为輝格党内閣第一流的要人，当上他久已想望的外交大臣，这件事情很有点蹊蹺。1853年馬克思在他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說，“对这高貴的子爵二十年来的經歷，經過严密的考察”以后，达到了一个結論，“即巴麥尊数十年来是出卖給俄国了。”^②这个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放火侵略的瘋狗，長期亲俄，也很稀奇。

到了二十世紀，人們發現了列文夫人（Princess Lieven）的大批信札、日記、回忆录等等文件，我們才有直接証据揭开这个謎底。原来当时沙皇駐倫敦公使列文亲王（Prince Lieven）的老婆列文夫人，是一个和英国兩党高級领导人物長期保持亲密联系而又極有手段和魔力的怪物。据她的日記所說，巴麥尊这时不

① 魏布斯特，《巴麥尊的外交政策》1830—1841（Sir Charles Webster, The Foreign Policy of Palmerston, 1830—1841, London, 1951）卷1，頁11，18。

② 李季譯，《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卷1，頁581。

断地跟着她城乡奔波“多次听我的话”，“大力支持我们的东方政策”，“为了报答的原故”，她就在和巴麦尊并不相熟的葛雷勳爵（Lord Grey）面前“帮了他一点点儿小忙”^①，于是巴麦尊就成为葛雷內閣的外交大臣了^②。

当然，资产阶级统治寡头的个人作用，必须在他本阶级的利益范围之内实现，所以，后来巴麦尊也还是和列文鬧翻了。不过这也正应上馬克思对他的診斷，“誰要是把他当作朋友，肯定也就有毁灭的危险”^③。

在1830—1865年这三十多年里，巴麦尊一手包办英国的对外政策。这个时代，正是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在“世界工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英国海軍，可以說是無敵艦隊。这就是巴麦尊外交政策的物質基础。如果說巴麦尊的外交还有所亲的話，除一度亲俄之外，別無所亲；如果說他的外交还有原則的話，除去售貨商人的原則之外，那就只有海盜的原則。1807年9月，英国艦隊突然炮轟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並捕捉丹麦商船。在下院辯論中，巴麦尊未尝不承認当时英丹兩國正处于完全和平的状态，但是他仍然認為这种海盜暴行是完全正当的。据他說，因为丹麦可能对英国採取敌对态度云云。——这个时候，巴麦尊是以海軍部委員的身份出来做辯护的。到了他掌握外交大权以后，截至1855年2月为止，馬克思做过这样的概括：“再没有別的不列顛外交大臣（像巴麦尊这样）到地球的每个角落去这样行动的了，封鎖（荷蘭的）斯刻尔特河（Schelt）、（西班牙的）退加斯河（Tagus）、（葡萄牙的）杜罗河（Douro）；封鎖墨西哥和倍諾斯·愛勒（Buenos Aires）。远征那不勒斯，远征太平洋，远征波斯灣；为了建立“自由”而和西班牙作战，为了推銷鴉片而和中国作战；北美边界之爭，阿富汗之戰，聖·若安（St. Jeand'Acre）的轟炸，为西非〔奴隶船的〕搜查权而爭斗，甚至拼到太平洋上去；所有这一切，还要更伴以大堆的威吓性照会、成捆的議定書和許多外交抗議書，才算齐全。”^④在馬克思写下这一段概括話的时候，殊难逆料一年以后，巴麦尊还是为了推銷鴉片而再度和中国作战！——所不同的是，1840年發動第一次鴉片战争时，巴麦尊官居迈尔本內閣的外交大臣，1856年發動第二次鴉片战争，則升为首相罢了。

① 譚伯萊編，《列文夫人未經發表的日記與政治簡記》（Harold Temperley, The unpublished Diary and Political sketch of Princess Lieven, London, 1925）頁167—168。

② 有的資產階級史學家否認列文日記的可靠性，如魏布斯特，見前引巴麥尊的外交政策，卷1，頁13。

③ 馬克思恩格斯，《論英國》（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On Britain, Moscow, 1953）頁396。

④ 《論英國》，頁394註。

对于外国人民，巴麦尊是一个海盗；对于英国人民，巴麦尊是一个魔王。这一切，馬克思曾經專門为他費过不少的笔墨，刻画过極其生动的臉譜^①，这里我們就不再多說了。但是有一句巴麦尊自己的話，必須附記下来：人們已經屢次看过巴麦尊在會議里激昂慷慨地發表演說，無所不用其極地詆毀中国人民，可是，請看他私下里是怎样說的罢，他說“中國人是地球上唯一最不好戰爭的民族”！^②

(二) 罗素 我們这里的約翰·罗素伯爵 (Earl of John Russell 1792—1878)，正是馬克思所說在“光榮革命”以后，大規模盜掠国有地与教会财产，靠“圈地”起家的一个显赫貴族貝得复公爵 (Duke of Bedford) 的后代^③。十九世紀英国著名政論家柏克 (E. Burke) 說，罗素所霸佔的地产、森林、塞堡和乡村宅第之多，令人“十分难以相信”。在十九世紀三十至六十年代里，罗素窃据英国內閣的职位达二十多年，成为当时英国寡头政治上首要的寡头之一。因而，他的双手是沾滿了中国人民的鮮血的。試看在 1839 年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迈尔本內閣里，他先是內政大臣，后来就担任了軍政大臣与殖民大臣，第一批英国侵华艦队就是由他亲手裝配起来的。1847 年大恐慌以后，英国侵略者为了扩大中国市場，傾銷英国的过剩产品，不断地制造糾紛，寻找借口，这期間，罗素先后担任过首相 (1846—1852)、外交大臣 (1852)、樞密大臣 (1854)、殖民大臣 (1855)，到了 1859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正在进行中的时候，他又担任了巴麦尊內閣的外交大臣，訓令英軍侵略头子額尔金 (Lord Elgin) 进兵白河，攻入北京，强迫清朝政府訂下了城下之盟的北京条約。

罗素多年地窃据要津，好像是有什么本事似的；又由于 1831 年的选举改革法是由他提出来的，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山雀”，好像又頗激进。其实他乃是憑出身、憑社会关系、憑奸詐手段鑽营官位的典型，是英国貴族寡头中的侏儒。按馬克思的分析，他的真实才能不在別的，只在他具有把世界大事縮得無限微小而又把小事吹得無邊龐大的本領。然而这个“平凡的天才”却是善于裝腔作态的。为了侵吞公款裝填自己的荷包，罗素不断地鑽营官位；为了鑽营官位，他發明一套理論，認為不列顛人自从“光榮革命”以来就欠下了像他这样天生的貴族寡头

① 參看馬克思著，伊琳諾編，《巴麦尊子爵的生平故事》(Eleanor Marx, ed, The story of 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on, London, 1899)。

② 見 1851 年 10 月口日巴麦尊致罗素勳爵私人信件，載古西編，罗素勳爵后期函件集 (G. P. Gooch, The Later Correspondence of Lord John Russell, 1840—1878, London, 1928) 卷 1，頁 270。

③ 馬克思，《資本論》卷 1，頁 915。

的恩情，所以應該向他效忠^①。這套理論當然不夠贏得職位，於是他就利用機會裝模作樣，耍起手腕來。馬克思說“他的一切活動都是為着卑鄙的目的所作的一系列的小手段”；他打小算盤，“經常地狐疑躊躇，經常地東閃西躲，或則大踏步前進一番，丟盡面皮而退，或則驕橫一陣，但卻龜縮得很聰敏；大言不慚地寫下包票，喪盡廉恥地去實踐諾言；假如沒有別的法術可施了，他就咽鳴涕泣，以企動人憐憫。”羅素“整個地生活在虛偽的姿態里：議會改革的虛偽姿態，宗敍自由的虛偽姿態，自由貿易的虛偽姿態”；“整個他這個人乃是一副虛偽的姿態，他的全部生命乃是一個彌天大謊”；他甚至于“真心誠意地相信虛偽的姿態就頗能弄假成真，竟至于裝模作樣，不僅扮做不列顛的政治家，並且也扮起詩人、思想家與歷史學家來了”；“世界史上大約再不會出現別的像他這樣渺小得偉大的人物了。”^②

在處理外交關係上，羅素有一句話可以概括一切，據他說，根據他的經驗，“再沒有比我們的海軍艦長更好的外交家了”！^③

（三）巴林和拜茲 1839年10月1日那次決定對華作戰的內閣會議上，提出了由誰來賠償鴉片販子所受損失問題的是巴林。這個巴林，就是弗蘭昔斯·桐希爾·巴林爵士（Sir Francis Thornhill Baring）。當時他是財政大臣，同時又是巴林兄弟公司（Baring Brothers & Co.）的大老板。

弗蘭昔斯·桐希爾·巴林爵士是英國資產階級首腦人物的另一類典型。

巴林家族的發展，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的後半去。這個家族不像羅素家族那樣靠大規模盜掠國有地和教會財產發家致富，而是靠另一種原始積累方式——承銷國債起家的。在1793—1816年間，英國資產階級政府借拿破崙戰爭的機會發行過九億一千一百萬鎊的國債，實收現金只有五億九千萬鎊，其餘的三億二千一百萬鎊都以折扣和利息的方式流入承銷人的荷包里去了。此中最大的承銷人就是巴林兄弟公司。1813年巴林兄弟公司和拜因公司（Barnes & Co.）兩家一次就承銷了二千八百萬鎊；1815年又和斯密斯·派茵·斯密斯公司（Smith, Payne & Smith Co.）兩家，一次承銷了三千萬鎊。就是憑這種辦法，

① 伍德瓦德，《改革時代》（E. L. Woodward, *The Age of Reform, 1815—1870*, Oxford, 1946）頁95。

② 參看馬克思，《約翰·羅素勳爵》，1855年7月25日作第一篇，同年8月1日作第二篇，馬克思、恩格斯，《論英國》，頁426—445。

③ 泰勒，《泰勒自傳摘抄》（Henry Taylor, *Extract of so Much of the Autobiography of Henry Taylor as related to the Operations of Charles Elliot in China in 1839—41*, Privately Printed in 1874）頁191。